

目 录

封面题字	张秀燕
往事回顾	
——青川剿匪斗争片断	白玉膏(1)
解放青川之战	郑中杰(16)
解放初期青川县金融机构的建立	杜家银(19)
青川敬后语	陶东齐(21)
四十年代的姚渡商业	魏腾达(25)
“新烟”一例	苏兴和(27)
来稿动态	(32)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往 事 回 顾

——青川剿匪斗争片断

白玉富

一、改变地点，奔赴青川

那是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三日，在南坝与平武县大队的王培盛副大队长和 刘占魁副政委分手道别。我们一行沿着崎岖蜿蜒的山路，登上去青川的途程。

虽然是隆冬季节，这天格外晴朗，竟无寒意之感。翻过堰口，郭排长抢先赶上走在我们前面的一个二十过头模样的青年，他两搭讪聊半天。牛指导员凑过来，没头没脑地打岔问：“青川地可有解放军啦？”青年瞧了他一眼，拖着后音很重的川腔继续说：“解放军姓卢的当且长一程”。顿时，大伙象得新闻似的活跃起来。难怪这半天连爱说爱笑的牛增臣同志也少言寡语。原来他给大家一样，想着即将抵达的目的地是个怎样的情景呢？解放军、县长……这下子，可不单是我们这6个人的队伍啦。

我们六十一军是十八兵团进军四川的左翼。越过秦岭，经通南巴进抵三台时，成都已告解放。我们一八二师结集于该县涪江江畔。刚过新年元旦，师部在总结入川作战的会议上，政委王贵德同志宣布了师部兼川西军分区的新任务。副师长青雄虎同志对派往分区所辖十个县大队的人员交代了接收改造地方武装，协助建立民主政权的工作和注意事项。我和周士喜副大队长被分配在彰明县。当我们途经绵阳时，接到转来师部的电台，

因该县不属川北所辖，故要我们攻占青川。

经过五天行程，当夕雨初下时，我们到了县府。卢建贤县长接见我们后，约定次日详谈。这位身材细长、和蔼可亲的卢建贤同志象久别的战友一样，毫无介意地说道：“好啊！就等你们来接管政府”。“不行”我连连地回答。刚才我已讲了来意，我们只有“协助政府工作的义务，没有接管它的任务。”从表情中，我察觉得建贤同志流露出意欲脱身的意思。我们呢，六个干战，怎能挑起这付担子呢？卢建贤同志是顾全大局的。我们最后商定，听候各自上级的指示再议。

六十二军是兵团南下的右翼，他们由甘南挥师直捣青川，横扫盘据在该县境内的敌军。各乡的土匪，慑于我军压境的威势，一时呆若木鸡，蠢蠢欲动。卢建贤同志入主县府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派出巡回工作组，下乡宣传我党、我军政策，收缴查封武器。在半个多月内竟完成占全县三分之一、为数八百多件的武器。此举，对稳定解放初期当地治安以及对后来的清匪斗争创造了良好的有利条件。

时间飞逝，解放后第一个春节即将来临的一月下旬，卢建贤同志接到部队来信，要其回郫县一八四师五五零团归建，该部即将挺进西昌。这时，我们再度挽留已无济于事了。鉴于地方干部尚未到来的信息，我们不得不考虑临时接管政府的工作。

二二 疾步平武，一营兼程来青

接管县府之前，已获悉大石坝惯匪贾应坤蠢蠢欲动，扬言要攻取我们收缴的枪支弹药。

早有迹象表明，贾匪对我们怀有恶意，当县上举行庆祝解放青川元旦大会时，各乡知名人士均应邀亲临；唯独贾应坤心怀鬼胎，他派杨岸

代表其出席大会。我工作组到石坝封存其武器时，他敷衍抵制。交长枪不交短枪，交坏枪不交好枪，交枪不交弹。当催其上交武器时，他推辞途中不安全，无力押运来拖延搪塞。到一月中旬，他撕破那从当政府的伪面目，竟敢限制我工作人员进入该乡境内。

经过一段时间静观，贾匪察觉城里只有三十来个解放军。这个一贯在大石坝独树一帜的“座山王”，凭着他所据险要的地势，拥有在晋川首屈一指的数百人枪，视人民政府对其也将奈何不得。

对贾匪乘虚窜抗的可能性，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尤其是卢菲贤同志一旦走后，小小的县城虽属弹丸之地，仅凭我们这六个人怎办范呢？我同周士喜同志交换意见，决定把我们的处境如实地向团首长报告。请求团派来轻伤病员二、三十名，以解燃眉之急。我亲笔写了信，派指导员牛增臣同志专程赶往平武寻找部队。

在未得到上级指示前，我放心不下，因为考虑到部队已经越过雪山正向松潘追歼蒋军第二十军残部。因此，不能对团里是否来人，寄予大的希望。须用我们现有人员考虑应付不测事件的措施。

“团里万一不来人怎么办”？我征询老周的意见，他一如既往的镇静：“这些乌合之众来了，用机枪扫就是了”。我听他说得怪轻松。我说：“要说想得周全一些，不要事到临头惊慌失措。”我们大队部住在马康民院的南楼。我们确定，固守楼下武器室，控制楼上制高点。原副大队长要通讯员、饲养员作他的弹药手，他用机枪封锁西街正面及两侧，我和牛指导员、郭队长布防在后楼，保障腹背安全。

周士喜同志比我大八岁，经事较多。在旧社会，他饱经风霜。早年被国民党抓过壮丁，一九四四年加入我军。他文化程度有限，但很爱钻研技术兵器。他的迫击炮、机枪射击曾深受团长马勇同志的赏识，一九四八年他任炮兵连长，作战勇敢，屡建战功。晋中战役身负重伤，来青川时，腹内还残存着弹片。当伤口复发化脓时无医无药，他自己用盐水清洗，从未流露过任何痛苦情绪。

老周平素无忧无虑，地方事情不太过问。这时，他一反常态，亲切地向我说：“政委，县府方面的工作你多操心好了。对付贾匪，我们虽然人少，可是有这么多机枪和弹药，我看‘中’”。操着他那怀府话，满有把握似地肯定。

当牛增臣同志从平武转来，带回^在那里的团政委崔殿震同志的复信，由我接受县长，除此，师里即派五四四团一营进驻青川。虽然，这是他电请转师部的指示。简直是我意料之外的喜讯。

一月二十七日，一营从剑阁昼夜兼程赶来。营长吕玉山（后改为陶维光），教导员刘根柱约我给该营连以上干部介绍青川社情、匪情。后来我们三人研究抽调一些连、排干部随我接管县府，并确定派一个连进驻大石坝，开展群众工作，继续争取贾应坤。

实在巧合，卢建贤同志正欲动身时，一九五〇年二月五日，地方干部韩县长韩子英等十七人到达青川。我们如释重负，喜出望外。

三、克服困难，干战齐动手

处在四川北缘的青川，境内山峦连绵、林木茂密、江河纵横、

土地肥沃，在这块近三千平方公里的幅员辽阔的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座享清福的是那些恶霸地主、袍哥大爷。他们凭着握有乡保政权，又有各自的独立武装，各据一方，主宰着人民的生死予夺之权。他们不仅收租课税，连每匹山林，每段河流都据为己有。他们大肆种植贩运鸦片，做枪支弹药的生意。这些寄生虫骑在人民头上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而广大人民群众，在那漫长的、暗无天日的岁月里，度日艰难。他们深受苛捐杂税的盘剥，终日辛勤劳动，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温饱，衣少盐缺的悲惨日子。

民主政府初建，许多事情尚待百废俱兴。当时城乡贸易基本上处于凋零状态。城内各业寥寥无几，仅有肉店、面铺、茶馆各一间经常营业，每逢当场，也只有十数个摊贩出售盐布。市场流通“光洋”（银元），或者以物易物，进行交易。农民用一背扛炭换不上旧称四两盐巴，就是猎户的一头肥大盘羊或一斗包谷换一斤盐巴都没人问津。群众吃盐比吃油还难的局面依然如故。

同样，我们一个营驻军的给养，每天得派人四乡筹措。征来的粮食多是玉米。部队主食用玉米参杂少量大米的混合饭，当地群众管它叫“金裹银”。不管好坏，尚可充饥。付食呢？微薄的菜金一块“光洋”有时卖不上一斤盐巴，仅仅食盐，也难维持下去，军民同受着吃盐难的苦头。

面对这样的处境，靠政府吗？韩子英同志刚接任县长，银库无

钱一文，粮仓无粮一粒，这个又烂又穷的摊子收拾起来，非一朝一夕的功夫。子英同志处事稳重，作风谦虚，对人憨厚。终日兢兢业业，日夜操劳，以至不得不常常带病工作。扭转这种局面，别无它法。还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干”的办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干、战一齐开荒种菜，业余时间打猪草喂猪。每周每连各派一个班“走远买贱”到三百华里以外的中坝背盐。虽然蔬菜、肉食一时难解决，但缺盐的局面迅速得到改观。部队还把多余部份投入市场，该推出售，换取所需粮食。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部队付食来源，无意之中起到了稳定市场物价，调剂有无的作用。博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当我们开垦小学校及其附近推场栽瓜种菜时，吕营长和我的家属也一起卷袖参加，街上的人们一时传为佳话。纷纷议论说：“当年的红军又回来了。”

青川交通闭塞，运输物资全靠肩挑背扛，长途跋涉，商贩们在黄土梁一带常遭“棒老二”拦抢。盐贩子、布贩子，不约而同地尾随我背盐小分队跟进。小分队无形之中，成了他们的掩护卫士，到七月中旬，平武石坎子匪徐远堂的“兄弟伙”公开出没在黄土梁一带持枪抢劫，伤害商旅。针对新出现的情况，我作为新任公署局长，深知由于公安机关新建，无力维持这条通道的安全。于是我们县委决定把刚组建的一区警卫队驻扎该地。该队在执勤巡逻中与匪多次遭遇。一经发现匪踪，战士们奋不顾身穷追。为夺回被徐匪抢去甘肃碧口商人的骡马，警卫队曾直捣匪巢。被抢物资、牲口悉数追回。当原主来警卫营认领时感动得他们执意要留一半商品馈赠部队，经我们反复解释予以婉言谢绝。

一区警卫队，在五个月执勤中，先后与土匪战斗三次。为保卫人民

生命财产的安全，光荣殉难班以下战士三人，他们的鲜血洒在黄土梁岭上。

四、贾匪妄动遭痛击

一九五〇年春节过后，我奉命回广元师部汇报工作，杜林参谋长告诉我，师领导要我用大部精力协助地方工作。关于县大队，由五四四团拨一个建制排作为未来扩建骨干。他问到部队的困难，我回答说：“困难是有的，比如部队供应，不过我们已经作手自己解决。”最后杜参谋长交代，要尊重地方同志体贴他们的困难。要我回头到地委向胡亦仁书记当面再汇报一次。胡书记很关心青川，他在染病卧床听了关于部队部署，青川社情及韩子英同志接管县府工作情况。在一旁的秘书长李烈同志问我需要地委“解决什么问题”？因为我到运盐，缺少马鞍。我很不好意思地回答：“能否给几架马鞍”，“给十架够吗？”万没想到这点区区小事却是**有求必应**。胡书记一开嘴，要我们全力进行政治攻势，稳定青川。他意味深长地说：“你们是个偏僻的地方，距广元又远嘛”！

我军初进大石坝时，街上一片冷清。贾匪事前已威逼居民逃避。部队做了三个多月的群众工作，加之我军纪律严明模范行动的良好影响，于是街上群众就连贾匪部下贾应奎等的匪属都已返乡生产。刚进五月，已是春暖花开的时候。这时贾匪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失去控制街上百姓的能力，妄图困走我军的阴谋失败了，此时毗邻各地又风声骤变，中坝土匪抢夺武器与起义部队驻军发生冲突，北川惨遭匪围攻

我五四五团三营营长李林同志壮烈牺牲，副营长葛刚身负重伤，平武南坝“大刀会”暴乱，我地方工作人员惨遭屠杀……。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贾秃子”以为时机已到，困不走我军企图消灭，赶走我军。于是聚众在六月初围攻大石坝终日。贾匪裹胁四乡数千男女，在周围山上敲锣击鼓，呐喊叫为其助威。武装匪徒不断向我阵地发射排子枪，企图诱我还击，为使无辜群众免遭重大伤亡，以及战术上的要求部队据壕扼守，待毙破敌。上半天，贾匪未遇我军还击，以为我示弱到了下午三时，其“铁杆”中队长贾国耀等率众向我军猛扑。当匪徒们接近我阵地前沿时，我守军各种兵器向匪徒猛烈开火，手榴弹在匪群中爆炸开花，小炮、机枪响其后。匪徒尸百余俱，惨叫着四散奔逃。这一战我仅轻伤战士二人，而匪遭我迎头痛击后大大挫伤其嚣张气焰。残匪向关庄方向流窜。

我们闻报战况，正在一营的团参谋长赵如英同志同我团开会研究。我们一致认为贾匪已经动手，对其政治争取已属无望，应果断实施合围，达到“打一警百”，促使青川各地股匪不敢轻举妄动。因此，我们决定增派一个连去关庄。由刚到职的副营长王兴同志统一指挥，实施东西两面夹攻，形成与大石坝遥相呼应的态势。贾匪自围攻大石坝受挫以后，率残匪六十余人，昼伏夜击，避免与我正面接触，在大山老林中与我周旋达一月之久。

为了执行野战军进一步地方化的任务，六月底师对各团作了新的

满整。五四四团一营回剑阁归建，由五五四团的二连、五连及团直一部，并县大队一中队合编组成警卫营，接替剿匪任务。六月二十七日，副大队长周士喜同志率一中队取捷径赴大石坝担任警备，卸接部队接防。

赵如英参谋长也随一营回团，我们彼此恋恋不舍。他智勇双全，处事果断，学识渊博，健谈潇洒。我俩闲时常到北小溪漫步聊天。他讲许多有趣的典故，诸葛亮屯田驻兵青川的战略思想；魏国名将邓艾暗度阴平古道的出色战例……所谈，对吾理解青川的兵要地志，受益非浅。到七月下旬，他走而复返，奉命担任青川县委书记兼县长。从此，我们再度在他的领导下共同工作。

五、反复清剿，贾匪解体

七月五日营长张怀德同志率部队赶到青川。警卫营整编就绪后，他即率一、三连进入大房子、大石坝两地驻剿。由于部队新去，人、地两生，常以小分队一面侦察匪情，熟悉地形；一面向群众宣传铲除鸦片烟苗。这时，深居偏僻山区的群众，也乐于接近我们，大石坝场也恢复了犁铧生产。贾匪除继续避开与我正面接触外，则对我小分队实施伏击。七月下旬，我一连刘锡昌连长率两个班到老溪沟侦察途中中伏，激烈的机枪声响彻山谷。隔山闻声，我们感到不妙，因为匪无机枪，显然是我军与匪接触。张营长毫不犹豫地带领该连全部迅速驰援，经激战把小分队营救出围。这次中伏，我两个班伤亡过半。但在这期间，贾匪也经不住长期驻剿，匪众来归者日趋增多。其“铁杆”

曹国模也同我接谈，唯其条件苛刻，被张营长严词拒绝。

时值八月下旬，李文清副军长率军工作组在江油武都团各驻地召集江、北、平、青清匪会议，五团首长及四县警卫营营长参加。李副军长责成五团净化平、青交界处徐运堂、贾应坤两大肚匪。会后支永胜团长、王立刚参谋长于九月初，率团直两个连结集于平武水磨音，指挥所设于石坎子，我同营长张怀德同志由大石坝到指挥所受领任务。团决定，青川管除机炮排外，全部三个连由东、西、北三个方向；团直两个连由南向匪腹地合围。除此，城关庄、乔庄两个区警卫队再由曲河、关庄两地堵剿。经一个月反复围剿，匪众纷纷被瓦解。曹贾、徐两匪首漏网各仅带少数亲信于深山岩洞中隐藏，两支股匪遂告解体。

十一月中旬，剑阁地委副书记杨辛同志在江油召集四县县委书记警卫营教导员会议。青川方面，赵如英同志和我参加了会议。会上布置了清匪、反霸、减租、退耕工作。介绍了江油中心县委试点经验。强调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把“印把子”（基层政权）、“枪杆子”（民兵队伍）掌握在贫下中农手中。因此，要各县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组织力量迅速展开这一工作。

六、部队结集，执行新任务

根据上级指示，部队将要待命入朝作战的精神。团于十二月中旬召集四县警卫营教导员会议，布置部队归建的任务。师政委刘光同志也驱车赶来参加，会中他瞅着我：“你怎么还不回师政治部？”政委突如其来的发问，一时把我愣住了，正当我窘迫之际，团政委孙瑞锦

同志陪着笑，频频向首长做了解释，黎光政委当面告诉我，把部队收拢的善后工作处理完，要我直赴师部，事后我才明白，在我未回师部前，我的工作已经变更了两次。

按照团部的计划，把区警卫队集中到坊里，连同营直及二连准时江油报到，十二月二十七日，我和营长张怀德同志由于时间紧迫彼此来不及会面，他率一、三连径直抵达团部。

张怀德同志是个精明强悍的年青指挥员，他一身虎气，作战勇敢，每次战斗他都身先士卒，猛冲猛打。记得一九四七年，我团在河南修武县墙南村，堵截国民党新编第三师的一次战斗中，他同叔父张传家同志在七连同任排长，叔侄俩为争当突击队相持不下，结果爷俩一起带队冲入敌阵，圆满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战后，这位长工出身的老传家同志以家长口吻训侄儿：“狗屁崽，你小蝎子，给我争气？你赶我赶的大车把你拉大了。”怀德同志也不示弱，你当我现在还是孩子吗？小张顶嘴，老张无话可说。此情此景我记忆犹新。

张怀德同志从不考虑个人生活，他到青川半年，足迹踏遍了大石坝所有的高山峻岭，和战士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他在城里，前前后后没有呆过一个星期。他不愿爱人屈秀英同志怀抱不满周岁的幼索，率直回团。妻女由营部机炮排给带回江油，怀德同志这种可贵的品质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辞别了县委，启程回广元。整整一个年头，虽然是短暂的一瞬间，但是不平凡的一年，青川，她那秀丽壮观

的山河景色；可爱的勤劳人民；同我战斗相处的战友；尤其是为解放青川及在剿匪战斗中为青川人民献出宝贵青春生命的革命烈士们的光荣事迹，在我即将离别之际的思绪中回荡缭绕，久久不能平息。

七、擒获匪首，一网打尽

一九五一年元月五日，县委书记赵如英同志亲临主持县城群众反霸斗争大会，镇压了有名的大恶霸魏兆卿，震动了全县，城乡群众奔走相告，男女老少拍手称快。随之各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

此刻的匪首贾应坤，犹如过街的老鼠，陷入人民群众的天罗地网之中。他携其妻儿及七名贴身狗腿，潜藏于陶龙观山上王寿元家中。其踪迹，被我关庄区发觉，区委书记冯荣同志及时召集了紧急会议，星夜组织捕匪队伍，由冯荣、区武装部长殷宗煌、区警卫队长李长友率地方工作团队员，民兵等三十二人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日（腊月二十三）奔袭贾匪。匪巢被我团团包围，零晨五时我发起捕捉战斗。众匪仓促抵抗，妄图夺路逃跑。经我参战人员英勇堵击除跑掉两个匪徒外，连同贾匪都被生擒，缴获长短枪十二件。在此次战斗中，我民兵王安全等二同志不幸光荣牺牲，区武装部长也身负重伤。这个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终于逃不出人民的法网，于二月九日（正月初四）受到大石坝群众的严惩，处以死刑。从此，结束了贾家祠堂山王天下。

贾匪的同宗兄弟，得力于将贾国模，尚逍遥法外。师部鉴于有必要加强捕获匪首的力量，特派五四六团二连于一九五一年二月中旬由旺苍直抵

大石坝。该连途经广元时，师长王海东同志当面向连长沈江、指导员赵德庆布置了任务。

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连长发现贾国模在大石坝以南二十四里处活动，沈连长率两个排前往捕捉，不料该匪已绕到我军之后，即入大石坝附近。我军扑空，尚未归来时，群众在新地沟发现这股匪徒，该连指导员赵德庆及军事教员等三人在乡口闻讯，未及匪连部，他们赶至匪徒潜藏处，贾匪发现我后援队就逃，钻入一洞内顽抗。赵指导员一面封住洞口，一面派通讯员回连部带一个班堵截。经我电话，匪徒拒降。这四个亡命之徒在绝望中全死于手榴弹爆炸声中，无一伤亡。缴获长短枪各二支。

二连于三月底回团归建，历时一年的剿匪斗争，彻底肃清了这股对我危害最大的惯匪。

八、结束语

我部在地方和军队各级党委领导下，军民密切配合，坚决贯彻了上级的指示；集中力量、打击贾匪的方针，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条件下发扬英勇献身精神，取得了彻底歼灭贾匪与股匪的胜利，圆满完成了剿匪斗争的任务。

胜利来之不易，为清剿这股三百人枪的贾匪，在一年内，仅我一二师先后动用了师辖三个团共八个建制连的兵力。经大小战斗二十二次，匪首全部落网，或被击毙，匪兵全部被解除了武装。我军各部在历次战斗中，伤亡排以下干部二十余人。

消灭匪斗争的胜利，稳定了青川局势，为顺利开展全县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此期间，虽然板桥贯匪白焕辉等图谋爆乱，但均未得逞。全境大小十七股贯匪，在我人民政府统战工作方针争取下，表面均服从政府，事实上也是持中立的态度，达到了最大限度的孤立贯匪，不与合流的目的。

在完成上述任务中，我个人作了一些工作，但也存在有缺点甚至错误，如：曾对剿匪斗争的复杂性、曲折性认识不足，有过轻匪情绪；在发动群众工作上也有不够深入的问题等。

回顾三十五年前的这场战斗，激励我们今天更好地为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谨寄语打油诗一首，作为本文的尾韵。

三十五载瞬逝去，回首往事观今朝；
昔日青川闭塞地，而今全境变通途。
三中全会路线定，全面改革初奏效；
各业兴隆城乡旺，群情欢腾政策好。
跟上四化新步伐，锦上添花绣彩图。
勿忘继承先烈志，社会主义大目标。
建设山河大事业，任重道远非坦途；
披荆斩棘攀险峰，造福子孙乐无穷；

一九八四年 十月

于斌都市：四川省军区后勤部

解放青川之战

郑中立

一九四九年（己丑年）秋冬之交，川北、陇南一带，长期阴雨风雪，山路泥泞，溪河微涨，国民党吹嘘的“巴山防线”，风雨飘摇，摇摇欲坠。

中国人民解放军18兵团62军，在参加横扫西（宁）、兰（州）的残敌以后，挥军南下，在岷县收编了国民党一个起义师；铁流坚骑直捣武都，打下国民党11.9军八千余人起义。后渡临江，取文县，势如破竹。国民党川北地区的专、县党、政、军方首要，惶恐万分，纷纷在降、逃上各自讨谋。国民党青川县的党、政地方头目，眼见“巴山防线”松散，川军黄鹄军的胡团，胡宗南部胡长青军的董团，频繁退防，从要隘、关口、山坳后撤，龟缩、散防于平武县的古城、高村、南坝、青川县的青溪、桥楼、三锅、苻溪、乔庄一线，已有南退川西平原之势。热纸蚂蚁，惊弓之鸟，竟在风声紧急之下，于12月上旬连天继续开会，在降、逃、战三策中大吵大吵，最后，县长曾汉强选定了中策——逃。逃往大石、曲河，依仗贾应坤的恶势力，以观局变。

“武都解放”、“临江失守！”“文县陷落”、“山口吃紧！”的消息，接二连三的电话从成都给国民党青川县县长打来。12月17日（己丑年10月28日）晚间，县长曾汉强率省参议员魏甲先、县参议长魏兆炳等，将抓到的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史册挟持，溜出青川县城南门，经二郎庙朝大石、曲河方向逃走。

12月18日(己丑年10月29日)早晨,国民党军一个团,在碧口广场架枪训话,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前锋部队550团一个尖刀班,突然从碧口公园山上冲下,四面包围广场,正在训话的团长见大势已去,只好宣布投降。陇南重镇——碧口,遂入人民怀抱。解放大军,跃马挥鞭,指向川甘交界的要隘、入川的门户——文县大梁大刀岭。

胡宗南残部急退文县大梁,与守备葭溪、乔庄的胡长青军董部,慌忙在12月18日就九道拐、大刀岭、悬马关一线设防,并将火力都置于九道拐上,企图凭一个多月的溃兵,阻击入川的解放大军,以掩其逃。

解放军62军前锋部队神速进军,入碧口沟,占郑家坪、逼九道拐压大刀岭,就地侦察、包抄。下午二时,前锋部队以一个尖刀班攻打九道拐,用主力强攻大刀岭。大刀岭谷深、岩悬、峰入云端,顶平空旷,易守难攻,十分险要!双方攻、守激战两、三个小时,敌军不支,弃尸百余,从九道拐、大刀岭狼狈撤守悬马关。悬马关谷狭关险,“万夫莫开。”解放军顺梁和九道拐谷地两翼夹攻,激战两个小时,敌又不支。屎液尿流,慌忙摸黑溃败关下山腰的磨子坪,稍事休息。乘胜,解放军进占悬马关,居高临下,以迫击炮火力,逼离磨子坪,敌军半夜不辨方向,丢坪南逃。解放军前锋部队又乘胜进占磨子坪,稍事休息。

12月19日晨,解放军继续跟踪南追。敌溃军丢枪弃弹,摸夜溜黄土岭,串葭溪,退观远山,败地平坝、潜杨柳沟;天明,又急溜分水岭,搬三锅石,奔关渡山,过毛家河,逃至大小柏树。散兵游勇、鸟集鸟噪,企图以盐井坪为障,再次阻击。解放军前锋,则于凌晨一点,拿